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四十五

近古錄

居鄉第三

見聞記訓

余素承大宰漁石唐翁某所知比赴閩臬過蘭谿特晉謁焉臨別翁曰吾欲造君舟一拜柰有足瘍不能步行當遣兒子女相代來余曰小子何敢勞翁但翁官居八座年邁七旬大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翁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章尚歸祇是步行未嘗乘轎其姪樸庵公拯及竹澗潘公

希曾侍郎俱守此禮吾其敢違吁浙有楓山猶魯有岱嶽遺規巍然而諸公皆能率履不越如此視近時少年纒登一第還鄉乘軒擁蓋揚揚過里閭者果何如耶

先進遺風

楊文貞公士奇以元宰歸省過湖中邂逅一張參政者風駛舟上下則各舉手一笑竟別抵維揚郡守令先日候無耗翊日舟至守令竟不相聞過去訪友人則相與聯寢語達旦自常廩外無別供鄉人得以隻雞束薪相辭受其細如此其大可知也余因是又知當時上下省事殫力民務而化國日長矣余觀文貞為此良有本末文

貞雅言天下事當以天下萬世心處之嗟夫末世之有天下萬世之心者誰哉

劉端簡公采任右司馬時余同年尙德恒氏為麻邑令故廉直不避貴勢公嫺里多不悅在京日譖於公所余一日謁公意為解之以同年故嫌於比口悛悛不能盡詞公曰然吾固知尙令必廉潔人也不待公言何以明其然凡人有慾則不剛即尙令君之懲治吾家諸僕更不少貸其操可知已余歎賞公明決而能自克若此時時述為諸公卿道之凡為鄉搢紳者胥識此意庶牧民者得展布云 論曰國家張官置吏凡以安民也吾儕誦

詩讀書師法孔孟以究安民之術也一旦躋臚仕或進據郡縣之上或退居閭左之間惟欲牧民者之曲意徇我執法庇我而於斯民之瘼若蔑聞者則上負國家下負所學亦甚矣省夫

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其爲何官公與之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嬾則少洗無定數也俄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此固宜然待其至而讓未晚也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跪而起居丞乃睨御史匍伏階下百狀乞憐公卒亦不較歸則讀書田間不輕謁官府時陸司寇卒有御史過而不弔也公欲警之於其來謁令閹人辭曰適聞弔陸尚書先至彼以候以故失迎御史旋復詣陸先令子主事君至彼辭曰家大人遲公良久不至乃歸其人頗慚

章文懿公懋年未及艾卽力辭官歸力田自給四方學者雲從家貧刈蔬脫粟而餉之或諷爲文章曰弗暇或請著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弘治中薦起爲南監祭酒以母喪力辭詔增設司業廳以居終制赴官世廟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公嘗謂門人董遵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也聞薛文

清居家畱客止用雞黍盛以瓦器酒三行就飯而罷又
魏文靖居家客至必畱飯止一肉一菜雖不之公府必
回訪舟次有所相遺必答禮不虛受人惠此二公可法
云

附唐太宰漁石家居徒步論云公以高年太宰徒步里
中陳大參執孔子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語謂之亦是
顧公以前輩風軌謹守不渝長厚哉後吳文定寬朱恭
靖希周俱清華位至崇臚其居里第也亦以徒行魚魚
雅雅如一庠士古所謂鞠躬君子非乎可以敦澆薄矣
王莊毅紘李襄敏秉俱以尙書懸車在里王公抗志寘
交非其人不與李公出入閭巷每與市人對奕終日無
忤王規李曰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戲狎何自輕之
甚李曰所謂大臣豈能常爲之朝野固自不同何至以
官驕鄉人哉意見不同如此余維夫子之在鄉黨恂恂
如者想無容亦無狎也

朱恭靖公希周仕至南冢宰歸里吳中市貨填衢紛華滿
目入公之室蕭然如村落中見野翁環堵出與賓客遊
魚魚雅雅宛然一邑庠中弟子後生有小不檢則相戒
曰恐朱先生知也

王文成公守仁養疴陽明洞時與一布衣許璋者相朝夕

取其資益云璋上虞人醇質苦行潛心性命之學其於世味泊如也嘗躡屩走嶺南訪白沙陳先生其友王司輿以詩送之曰去歲逢黃石今年訪白沙璋故精於天文地理兵法奇門九遁之學先生後擒逆濠多得其力成功歸贈以金帛不受先生每乘筇輿訪之山中茶羹麥飯信宿不厭沒後先生題其墓曰處士許璋之墓屬知縣楊紹芳立石焉嘉靖初紹興有三尚書韓公邦問王公鑑之及先生也王與先生父澥日翁同輩先生事之甚謹一日冬至節皆赴公所稱賀先生自謂勳臣貂蟬朝服乘馬而趨從人俄報韓尚書在後先生亟下馬

執笏立道左韓公至不下輿第拱手曰伯安行矣余先往遂行先生俟其過乃上馬當是時韓公偃然以先輩自居先生欲然不以伯爵自重古道兩足徵云

魏文靖公驥以南太宰致仕歸晨夕田閒布袍草履首竹笠以課傭作與野峻雜處不少崖異年九十八卒遺書子完勿擾鄉里營墳墓

王端毅公恕家居時見子姪易左右鄰居爲業公呼而讓之曰是與我世比居者何忍俾之遠去乃召之各還居給以原券不問價年八十餘葺廬於先隴之次搜閱典籍編歷代名臣諫議一百二十卷又作石渠意見務剗

俗學而求合於聖賢之旨凡四卷後又作石渠意見一卷讀書遺二卷又構玩易軒討究易理作石渠意見一卷讀書至耄不倦視衛武公之九十不怠交儆不殊也

許襄毅公進成化中公以御史丁憂還里已起復上京唯乘馬其配高夫人素病眩暈不能御車亦騎而從竟不索轎時仲子司徒誥方在襁褓叔子少傅讚娠在腹而司馬論則其季也三子既登上卿諸子姪列大夫牧守郎官者以數十當代世家稱甚盛者鮮儷云

林司寇公俊嘗過吳門訪二泉邵公寶於里第及門見邵公經始建坊大詫曰盛德如公亦效世俗子營此耶邵公曰公家科第雲仍此固可省某門戶纔起立如制表宅里似亦非過也林公終不謂然由此以觀前輩名公以建坊爲詬矣愚嘗謂人苟修德卽葦門蓬戶後世仁賢且過而式之德苟不類卽今市童毗豎多相指訕詬之矣然則坊表之建不爲播惡之具耶而士紳往往以此煩擾有司其識何卑卑也

董大參公樸致政歸林下不肯以片字干公府嘗有鄰翁橫罹盜誣爲郡捕而過其門跪泣訴於公曰公素習我良善望活我公曰汝固知我素不干公府也其人頓首泣而去公徐復心憐之召之還曰憶汝昔年新築室余

曾以詩賀汝尚在否其人曰在曰汝第持此往余不別作字也其人持詩以見郡守守覽公詩卽憫然曰而非良善董公肯以一字假汝耶遂釋之其見重於時如此傳司馬公希摯亦余同門同年也公厯官素厲冰檠囊無餘貲家世以力產作業務農重穀廩粟頗有餘饒里中歲饑穀價騰貴公傾廩減價出糶以賑之計所糶粟若干金畱半以分諸子餘復悉以賑里人焉唯公故與馮璫保者同里開公督撫山東時保權寵最盛亟欲交公相引重求公一識面而不得因銜之摭他事擠公落職歸保敗以薦起累官大司馬云唯公不屑意於里中之權璫交而顧篤意與里中之餓殍念是可以觀公矣或曰公所出糶粟乃厥考所積也非公所自積也其所畱金以遺諸子者亦約矣喜推厥考之積以仁其里茲所謂善承考者哉以此仁聲遺子孫所遺子孫者不旣多耶

王符卿公汝訓父封公家饒於貲足侔素封尤善綜理每晨起握籌課算計盈縮或至日昃未食貲以是日裕故鄉居時虞盜患每至夜分則募數十人居守重鍵固鑄惴惴爲意外防竟夕或不能安寢也符卿家食時卽志聖賢之學覩其然心念之食寢亦不自安因諭其父曰

天之生財以養人也人之理財以自養也世之切於人者莫於身至切於身者又莫於心也大人爲鱗鱗者朝營營然暮兢兢然內累其心外累其身何爲者哉古謂厚積者曰守財虜自今觀之不虛也兒卽至愚不肖不能顯揚大人安忍大人墮此類哉封公喻一日盡招其族里諭諸夙貸而負者悉裂券免之夙所積藏視戚屬徙而相依者數百家所居遂成聚無煩募人防守而符卿因益得肆力於學卒成進士雅望熒熒起士林推重至今其鄉號稱仁里而戴其封君爲仁人君子曰符卿

純孝哉顯親至矣

李公謙值歲荒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荒人無以償公卽對眾焚券曰不須復償及歲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後復大荒公復竭家貲煮粥濟之賴全活者以萬計死者復爲瘞之

見聞雜記

六卿尊官也騶從眾盛亦分宜爾余初入閩省馬公森戶書林公廷機子煙俱禮書下訪各蒼頭一人隨入臬司及送出門外自轎傘夫五名外人不多見也不佞亦嘗登三公之堂三公俱衙內衣冠而出應用童子亦未有

過二人者其簡約殊絕人羣可爲宦家師法

施西亭憲副儒距余鎮十里許惜也生晚不及識公得公遺文及詩篇讀之真前輩人物與郡邑諸公書論時事皆耿耿古道如師訓其弟子絕無依阿諂媚之氣聞西亭每入城郡守萬公必先訪入府則萬公必設飯果殺真率意不在乎酒在乎蒼生利弊間也今想休風令人真可歎羨矣

高南宇先生儀以禮部尙書養疾家居四方仰先生之名者伺候於門牆俱不得睹先生居會城切近撫按三司諸公經年不爲一出撫按三司謁公公亦不輕出出亦不答拜也嗟乎此所謂真杜門謝客者耶或乃視客顯晦以爲低昂而闔人辭納異狀號於人曰我已謝客誰則信之仕終東閣大學士謚文端

余嘗謁徐文貞公階刺方入其門穿衣束帶未竟而公偕長子太常少子尚寶君已出二門迎矣是夕宿公書室公親命童子焚香整衾枕啜茶坐談良久而別情詞率真若不覺其爲貴人也又一日公款余中堂呼余曰臨川我告假一進余意公服藥就寢非移時不出一茶之頃乃卽出曰發一友人書作副啟數字故失陪八十九元老告門人弟子猶稱告假謹厚異常也湖廣廖明河

先生道南科第止先公三年公席間語廖事必稱廖明河先生不單稱明河蓋前輩古道如此

閩中黃斗坡曾通判湖郡官終知州余僉閩憲而省會號多事者公未嘗有干請公有門生二人皆仕為二司矣每訪余二公同來二公傍坐黃不以為僭二公不以為屈坦然若相忘也嗟乎若在我鄉則弟子必不屑先生亦必深避安能若此耶

劉南坦先生清惠與施菁陽先生儻字邦直嘉靖丙戌進士未授官暴卒孫

太白山人一元交余不及見三先生第與南石蒙菁陽子太學善每出劉孫二公手翰詩詞終日翫味自稱曰友生

劉某孫某稱菁陽曰邦直賢弟別無贅語古人之風令人想慕

施南石太學蒙閱文川都事某一日俱下顧兩君年相若閱讓施不敢列坐問故曰南石公余先人社友也余歎羨其用心厚而於禮不失已而陳繡山先生與余同社其長郎與余年相若也亦執子弟禮豈我湖清遠獨存古道若是耶

里中陳先生觀號桂月竹邛先生之父也弘治壬子中浙江鄉試時未有報捷者先生亦無家僮歸報越三日撤鹿鳴宴回有一大紅旗上書一魁字時亦未聞有旗帳

也弘治壬子迄今八十餘年耳一變而童生進學報者接踵古今風俗淳澆之懸絕可慨矣一日語沈鏡宇亞卿鏡宇曰家叔祖嘉靖元年中式時亦不報

吾湖閔莊懿公珪爲御史大夫雲間張東澥先生汝弼官太守余得覩往迹張手劄上閔公稱曰朝瑛都憲執事朝瑛閔公字也此成弘間前輩風味想不獨東澥一人爲然俯視今日尊稱有二十餘字者真陋矣

同年沈豐陽諱藻自二十歲至三十九歲俱館於同邑某姓之家更無別處至登科而後告辭里中寓公龍訓仕終邑博士初館潘姓訓其父又訓其子歷三十年不但課以詩書凡爲其身家謀者靡不至焉兩君溫雅從厚大約相同惜也沈君不顯壽僅六旬而卒龍享年八十餘又乏嗣天之所以報善者何弗齊也

弟子羣集侍唐先生樞一日里中人互爭者來訴於先生說那人種種不是又說自己許多是處言罷先生問曰你說那人不是信然矣說自己許多是果一毫不說謊否人有良心斯人默然而退

先生一日歎曰天下從此亂矣門人問曰何徵先生曰只看爲善的人往往不得利處便可見

友人同胞兄弟不睦弟余同年友也一日兄招余飯不邀

弟遣童子固請余余語之曰上覆大相公不請二相公吾不好來得童子去道竟廢邀而罷想其兄覺悟也又一日訪其弟訊曰向來與令兄和氣浹洽否答曰這幾時不通往來倒好余正色諫曰兄誤矣凡弟兄不睦畢竟爲弟罪過居多卽無過古人更有許多宛轉求和工夫若自以爲是兄讀聖賢書何用年友默然不以余言爲罪卒兄弟相好如初所以貴朋友麗澤也

余少及見蔣恭靖公瑤入郡太守鄭公以下俱送至大門外公傍站西向太守以下面北同揖其儀畧如師弟子然此嘉靖庚戌年事固太守之重公亦公之能自重使然也公器度能容一日施璉川公某在座里中有無知者呼公名詈及二門將至廳事罵尚不絕口也公命家人曰若醉矣勿較汝語若罵四品以上官有罪後勿如此璉川公歎服之甚

吳昂解鹽人弘治間進士任福建方伯能冰玉其守時適有反獄之變方面被害者多賊獨廉公不加害歸田值邑令某貪甚一日訪令邑前坊牌有牧愛二字出門公呼令曰老父母坊牌上何以書收受二字謔而箴也令爲色慚嗟乎今之不受者鮮矣然欲如吳公之面箴於時非宜於言或巽不亦可乎

楊南澗 守禮山西蒲州籍直隸安州人正德辛未進士 為人闊大不拘細節嘉靖

乙丑間地震大變州人爭搶奪殺人不復言官法上司聞風畏避莫知出計公時已家食二十餘年矣先期出示曉以朝廷威法其亂猶故再越一二日仍亂公乃不得已升牛皮帳用家丁率地方知事人斬首亂者四人懸其頭於四城門而亂遂定嗟乎公雖抱雄才大略倘死生利害之念一動於中則無其位而欲便宜行事浩然之氣將不索然而餒乎此豪傑大過人之作用難與拘儒道也

余年七十外所見皆後生纖巧淺薄可厭回省往事近古者邈不可追因記二三事以識羨慕

文衡山先生徵明戒子孫曰吾沒若等慎勿為吾求入鄉賢祠子孫問故曰吳泰伯孔子所稱至德季札才近伯夷公子中之最賢者二公儼然在上吾安敢濫廁其中耶先生不居己以賢而賢卒為人所稱其可不重也乎哉

平湖陸胥峯公臬官主政三子 光祖太宰諡莊簡光祚光裕 皆登科第

而祚官顯所居對門某家屠豕為業卻非貧人家可三百金屠豕腥血淋漓胥峯厭之一日命家人多市磚瓦砌塞店門阻其出入三子皆不知也既知齊往其家再

拜謝過其人感德無言終易三百金以上之屋具禮而送之別居焉嗟乎今之仕宦家求之陸氏三公睦鄰之道未易得也

萬曆丁未春三月桐邑須公上任

嘉定人戊戌進士

故事鄉搢紳

有公酌酌之余謀之所親曰此分子要從厚問何也曰客席一桌舊規治肴百盤須銀兩許余不從家整薄席款之須公頗悅諸公都厚費併力然出於厨夫包辦弗佳也嗟乎主人固不可有慢客心亦不可有媚客心慢客媚客皆非禮也而媚客品最庸矣

厚語

高宗浙山陰人讀書好禮積而能散嘗捐山七十畝爲義阡給耨以葬里有衣纓之裔盜其牛或告輒諱而隱之不忍污其世正統庚申大饑糴旁郡米七百斛歸給鄉人全活甚眾時同邑吳淵周端並出粟千石助賑有司上其事詔遣行人廖恂齎敕旌之三世子孫至今繁衍嘉善丁賓敬字事親至孝方其未第時曲爲承順以得其歡心人所難及己丑歲大祲饑而死者枕藉於道公時以御史家居散其所積之半無食者貸之粟米無衣者貸之布帛鄉之人賴以全活者數千餘其所親謂宜自作家計公奮然曰吾寧作敗家子耳友人許貞石登瀛

語余曰當此人無半菽之時而一入敬宇之鄉家給人足自如也當道者聞而欲獎之又力辭焉

楊尚書公壽厚德冠一時鄉邦傳誦其事甚多如鄰家構舍涵桶出公庭家人語於公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又或侵其址有普天之下皆王土更過些些也不妨之句鄰翁生兒恐乘驢驚之徒行又聞其先墓前碑爲數田兒戲推仆守墓者奔告公曰傷兒乎曰否曰幸矣爲語諸兒家善護兒毋驚之度量寬洪類如此

朱文恪善自遼陽放歸買地一區爲終老計方往經營聞老翁哭聲甚哀詢之乃知翁子鬻此以償公帑翁以無依故悲公聞惻然閱之以券還翁而不取其值

沈輔嘉定人幼有至性奉親曲盡孝道旌爲孝子性好施與凡親之黨貧乏者惠之患難者拯之凡鄉之人婚嫁其失時者藥其病者橋梁其病涉者族叔有無後者養其生送其死甚厚徐氏姑少寡撫其孤厲其志卒以節完天順辛巳海溢漂溺三千餘家則輸粟四百斛於官賑之後又輸粟若干於邊應格當復得一官因以讓其兄其行誼如此

劉文恭公在翰林祿賜之餘必分惠宗族故舊之貧者僚友卒而乏者爲具後事復教其孤有病吏公憐而舍之

家家人以染其疾或請遣之勿聽已而皆愈鄉人有逮繫不能明者公爲白其寃其人懷金以謝公曰吾直爾公也豈爲私耶遂感泣而退

薛西原性好施與人有疾親爲檢合方藥嘗脫綿襖施貧者或曰烏得人人而濟之先生曰但不負此心耳聞者歎服

趙址常熟人父昂用義起家不專爲殖至址而益甚竭廩粟乞饑人而焚券不責償又推其業以與外家之歸戍者義聲隆隆過於父然益旁落不能家有四子俱業儒三子承謙成進士歷官廣東參議致仕還益勇於義嘗捐百金城其邑捐粟百斛爲量田費中外宗戚大小靡不衣食賴以全活者甚眾蓋三世尚義云

劉縉楚之崇陽人里中豪有齷閭左人產者縉不平數日懼之間以摘之人豪怒構縉邑令令與豪有媿乃捕縉寘獄榜苦之三月縉不服釋之大慟曰吾不能直弱者而以身爲豪餌益課責子業嘗鬻病豕人償之如恆豕縉曰豕實病歸其半值家人有拾遺釵者縉聞其爲鄰婦遺也亟還之至中年而積千金者再輒散而行其德屬大饑穀石一金減半而糶弗及者人與穀一斗無責報也環縉而里靡不衣食縉三族無併日而糞者子景

韶成進士授潮陽令還里母汪安人泣語之曰若猶記崇陽令之枉若父乎幸母一切枉人縉呵之曰令安得枉人令自昵豪耳聞潮陽倍且十之汝無昵豪何由枉也

縉壽八十有四景韶仕至大中丞

王中吉吳江人念其先業中微思以拓之勤儉自樹不遺餘力而未嘗取非義之財家寢以饒貧乏病死者食粥施衣子藥給榘成化改元歲饑焚逋券數千辛丑再饑出賑米六百石上官旌之不受

羅循以都水司主事管徐州洪嘗夢覆舟溺者數十人求救夜半起視洪上果有溺者漂來急命小舟撈之所生

者數輩死者給以槥而葬之子洪先及弟第一人名洪先者以此兆也

儲冲文直隸泰州人倜儻負義嘗還人道中遺金又嘗載布入遼遇警阻時隆冬人多凍死遂立市門散施其布

孫囀解會連元

王用紹興衛百戶永樂初領海運過島中救破舟者數十人令登舟其人皆饑久病甚舟人慮為害難之用仰天自誓願以身代遂有神語檣燈之異不一日即達直沽矣

李瀉湖廣茶陵州人存心不欺家貧業渡日見一婦早而渡午而歸如此者一月李怪詰之婦曰夫以事繫獄日

往饋之遄復歸膳舅姑一身之外更無攸託李聞而惻然早晚爲之渡不復受其直于東陽

長洲草橋王翁鼎以杼柚爲業雖在淫巧麗華之中亦以平心信實爲本值歲歉覓臧獲使令有少年男婦二人王問之男子則曰兄也婦人則曰妹也以兄嫁妹欲得銀七兩言決立婚書翁以饌食之二人涕泣畱連食不下咽若甚難離別者翁疑而審探之則夫婦也念興慈良擲銀與之焚其券遣去曰汝後頗成營生可來相見不然則沒齒勿見亦已叩頭感德而去

陸桂平湖人景泰間嘗歲歉有詔富民出粟賑饑者樹碑其門以旌之桂輸米六百石一時偕輸者必琢石爲碑覆以亭甚奢麗桂獨曰吾知奉詔賑民耳烏用是觀美吾省一亭之費尚可賑數十家卒不樹以費私賑於鄰甚夥有女弟贅張承宗而張家產僅給桂念妹爲父母所愛乃分與田宅凡百器用畢備人以爲難

吳江浙鄞縣人宣德中有司委徵一區之賦歲禳民不能輸江罄其貲得金數百兩悉代輸正統中歲饑復輸穀二百石助賑而私貸於鄉者殆無虛歲償不償不計也嘗夜行舟見人狂走於道若爲厲所惑者急艤舟救之舟人諫不聽追數里及焉其人已瀕死載以還藥而活

之居數日方愈乃稽顙而去

溫處士四川華陽人讀書尚禮隱居不仕業醫以濟人每時有疫癘輒令家僮負藥以隨日走街巷延門療之不取其直所全活無算一日有窮鄉之人入門告其妻病甚欲求醫治具詢其症曰此病非藥百帖不愈聽我則活矣其人乃以銀環一雙畱為藥費公直受之曰但欲藥即來毋煩再費也既而藥盡百劑果愈其人頓首致謝公乃出銀環還之曰我非貪此也不受環恐汝不復

來病終不愈故以此相繫耳

孫仁和仕至禮部尚書論文格

祝夢胸淇虛齋先生父也忠厚正直聞於一鄉與人一無

所詐家賣小猪人有市之者夢胸見之謂曰無買此猪吾家乃餓胎猪也養之不長其人歎異而去余伯兄蔘嘗誦之以訓家人視人惟已豈可求之今人中耶

祝虛齋先生萃鄰人莫姓者嘗欲售屋公固止之且時周其乏嘗曰鄰人我能顧恤即我之家人也何必取其地然後為我有

魏文靖公驥為秀才時讀書山寺見蛇化為鱉已而為漁人所得寺童以告公懼人食而傷生也亟踪跡之漁人已售於人得直而去公遂倍償其值取而瘞之

桑崇班懌嘗遇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百姓走避

水者遂棄其粟而載其人皆得不死歲饑聚人食其粟至盡而止

啞乞者乞於虞陽之麓數年矣虞之巔玄武祠在焉三吳之所祈者報者日無慮數百千人而春日爲尤羣乞長跪道周乞焉乃啞乞不能效羣乞以呼綴鈴在手搖以代呼而以右手指其口舉頭搶地目攝唇張梗棘可聞東西行者輒擲以一二錢或至十餘錢日暮積所擲善呼者反不逮啞於獲最少者又分與之遂能雄於羣乞間而聽其所前卻羣乞窘行者多索錢啞至輒揮以散啞前後積錢可數百緡遇途不治者梁且圯者輒捐錢助

其役隨乞隨助不畱一錢一夕夢神界以粉丸大如雞卵命吞之厥明能言矣余嘗偕陳太常山行啞連呼吾二人姓連拜道左棄鈴不搖也余怪而詢之則曰乞胡姓章乙名也梅里人也述所夢甚悉然舌猶木強不可了了逾月遇之口吻益清利顧似僮父語不類吳音噫亦異哉夫啞天譴也又不能自活而假於乞亦何藉而爲善也以勞且辱得錢而以慷慨散之散以利物錢得所用此其一念天實臨之矣毋謂天無知小善無益也

周中子
孫樓傳

朱軾南豐人嘗與鄉薦家貧教學於里中歲暮得束脩與

其子歸至中途忽見田夫械繫悲慘問其故曰欠青苗錢限滿無償官司鞭撻已極行且死矣軾憫之盡已東

修依數為納官其人得釋

此是宋時人因睡錄偶混入耳

瞿嗣興字華卿常熟人天資仁善未嘗有過家貧或隔日一炊事二親極其誠孝後奉之入蘇城為富家貿易日分其息之二以資養由是稍裕嘗兩次早出遇路有遺物即訪其人還之璫工王氏大雪凍餓不能起而竈突無煙嗣興聞之攜錢二十緡潛投牕隙而去歲歉有貧人來糶粟衣不及脛嗣興受其錢五千佯忘曰汝錢十千耶倍與粟凡貧販者必多償其值歲凶民間咸來依養乃僦屋而館穀之癘氣發病者相枕親調粥藥多賴以活年八十四而卒自少至老為善之念未嘗一日少忘於懷云

國初邳州潘宗者宅心慈恕時大軍後有骸骨散在溝壑者悉埋之病傷者施以藥餌人多藉是以生訓導王公頤少遊府庠不知資而力學不知貧而善行偽吳張士誠宮宇遺跡蕭條荒野道殣為鳶鳥食者日有焉公以已財倩人埋之積以盈數親友問之則退如也默如也

方伯吳南溪先生昂解鹽人先公執友也處心正直制行

廉義嘗構一居溪上庭有塚焉其子孫已無立錐矣欲售之先生曰死者之塚猶居者之屋室也吾居於此塚亦何妨於我與其去之孰若令死與生者皆安也卒不售先生兀坐萬卷樓中披覽不倦契悟既深率履尤篤塚纍然在庭弗計也人咸稱先生澤及枯骨時或扁舟訪舊徒步市井混迹漁農間一時驕風悍習爲之大變鄉人至今德之

楊文貞士奇客江夏嘗館於陳氏會城中大疫其家無少長皆病悉勸公出館不從陳竊聞之曰先生在我砥柱也終其家瘡不去婦家塚多壞子孫貧不克修治公初喪母宜人卜宅未得兆也婦有季父素重先生者告曰吾家某所壞塚世遠無遺骸葬此其後當貴請以贈也公曰丈人厚意不敢忘然義有不可幽明一理攘人之室而居之其得者失者皆能安乎且所重有後者爲其爲墳墓主耳壞而不治不可謂孝况又舉以畀人哉願丈人慎之以率子弟自是其家無復舉塚售人者

余第五兄籥當嘉靖甲辰夏倭夷蹂躪澥鹽羅兵戰沒者數千屍骸蔽野五兄憐之偕伯兄蓼其讓孟堰田十畝爲官壠更率鄉人張亨等義同委官舉暴骨悉封之其器甲盡輸之官邑孝廉王文祿年八十餘無嗣素與五

兄善死後業散不克葬兄倡義助之葬

少保俞公士悅長洲人父在里黨素稱善人偶立門側有

一丐者入不知有主睥睨之也家堂所供銅神像手竊

一枚以去僮僕遇之毒毆不已翁解之曰此子三日前

借以為模式余曾許之預約今日與他故知不是小偷

亟令其去而云明後日取來丐遂免其苦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四十五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四十六

近古錄

居官第四

見聞紀訓

前任知州江新原公

一麟葵源人

寬仁廉儉出性成至興廢舉

墜真若家事雖造作紛選民冥然不知其諸惠政更僕

不能數也及瓜陞刑部員外以俸銀十兩令州民趙鏐

修座船北行鏐修完公攜家眷登舟見繕治堅好器物

備具問所費幾何鏐以十兩對不信密喚各色工匠備

查實用過二十兩乃取銀六兩扇三十把墨三劬二物